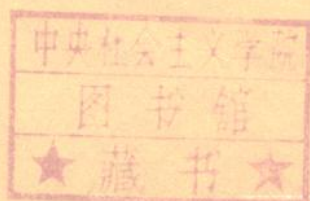


萨特



及其存在主义

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等著

人民出版社

130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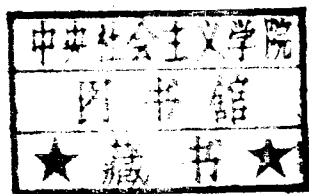


200105331

60044

萨特及其 存在主义

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等著



人民出版社

萨特及其存在主义

徐崇温、刘放桐、王克千等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09,000 字
1982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2,000

书号 2001·229 定价 0.45 元

出版说明

让-保罗·萨特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以他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曾经在许多国家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他企图以存在主义去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而西方有些人则把他称作是一个“不断地以人的名义和人的自由的名义向现代世界提出抗议，想恢复人的价值”的思想家。近年来，特别是1980年萨特逝世以来，在我国，他的思想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在少数人中造成思想上的疑难和迷惘。为了向广大读者通俗易懂地阐明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剖析，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特组织几位作者写成了这本书。

本书第一、六章由徐崇温执笔，第二章由刘放桐执笔，第三章由袁淑娟执笔，第四章由王克千执笔，第五章由夏军执笔。萨特的生平是原因编写的。

1982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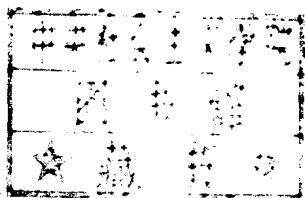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怎样评价萨特和他的思想？	1
一、坚持实事求是	2
二、坚持具体分析	6
三、用马克思主义去明辨是非	9
四、把作用考察和性质分析、当时当地	12
和此时此地结合起来	
五、从全体性上把握萨特的思想言行	16
第二章 萨特和存在主义思潮	20
一、存在主义的社会历史背景	20
二、存在主义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先驱	27
三、萨特的现象学的本体论	35
第三章 萨特的自由观	49
一、什么是自由？	52
二、个人主义的自由观	59
三、在行动上具有极大盲动性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自由	65
第四章 萨特的价值观	73
一、人的价值的本体论意义	74
二、萨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观	78
三、价值和自由选择	82
四、“行动哲学”的归宿	91

第五章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	96
一、首先是哲学，其次才是文学	97
二、关于存在的体验——作呕	102
三、“自由的艺术”	109
四、萨特文学作品中的思想矛盾	116
第六章 萨特和马克思主义	123
一、萨特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演变	123
二、萨特把马克思主义同存在主义 结合起来的缘由和方案	126
三、唯物主义与唯主观性	134
四、能动的反映论与内省体验论	138
五、唯物辩证法与“人学辩证法”	143
六、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人学”	150
萨特的生平	158

第一章

怎样评价萨特和他的思想？



怎样评价萨特和他的思想？这个问题无论在我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有人把萨特说成“只是在口头上同情马克思主义”而在“实际上却倾向于垄断资本主义”，说他是“现代帝国主义的思想雕刻匠和磨工”，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洛伊战争侠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也有人把萨特奉为“人类二十世纪思想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高耸的里程碑”，说他的逝世“在思想界留下了一段在短时间里没有人能填补的空白”，说萨特是“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萨特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正如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革命一样”，所以，“萨特应该得到现代无产阶级的接待”。

对同一个萨特作出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这一方面固然是和萨特本人的思想与活动中包含有巨大的矛盾，而评论者则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出发去评价萨特有关，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同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原则去评价萨特有关。这样，怎样评价萨特和他的思想，就又成了在具体分析和评价萨特的思想与活动之前，所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

方法论问题。

一、坚持实事求是

其实，只要翻开萨特一生的历史来看看，就不难发现，有些人之所以会把萨特说成是“在实际上倾向于垄断资本主义”，“是现代帝国主义的思想雕刻匠和磨工”等等，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评价萨特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的缘故。

萨特所信奉、所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无疑是一种资产阶级哲学。但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在于，信奉这同一种资产阶级哲学的人，有的是有神论者，有的却可以是反有神论者；有的为法西斯主义效劳，有的却可以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有的替资本主义辩护，有的却可以是造资本主义社会反的……。而萨特的历史则表明了，他是一个反有神论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造资本主义社会反的存在主义者。

萨特是法国的一个哲学家、文学家。在政治活动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战和被俘，获释后一直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虽有时也骂过共产党并写作过象《肮脏的手》那样的反共剧本，但就其主流来说，却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在国内则反对戴高乐主义，并积极参加和支持 1968 年学生和工人造反的“五月风暴”的，萨特的著述和创作，也多半是表现他的这种政治倾向的。对于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说他“实际上倾向于垄断资本主义”、是

“现代帝国主义的思想雕刻匠和磨工”呢？

至于指责萨特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洛伊战争侠客”，无非是指的萨特对苏联模式的批评和对苏联政策的抨击，特别是指在1968年时他斥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十足的侵略”，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种侵略”，在1979—1980年时他又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十分明显，要是人们不把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完全等同，要是不把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说成就是社会主义，那是不可能提出上面那种指责的。

但是，如果因为萨特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在国内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就说萨特“属于世界无产阶级”，却同样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的。这是因为参加这些革命事业、正义斗争的，不仅有无产阶级，而且有小资产阶级，而萨特在这些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却正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这里且以萨特的革命观为例来加以剖析。

大家知道，萨特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在“五月风暴”中还支持学生和工人造它的反。但是，萨特的革命观，却是一种把革命本身当作目的、当作可以使人类一切力量极度紧张起来的社会状态的革命观；他号召革命，只是因为革命能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惯性，摆脱消费主义的“物欲”，摆脱经济稳定的有害错觉；所以，他把革命这种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和“直接行动”的时刻描写成一种有政治形式的狂欢节，把参加革命的集团看作是“自由的总体化集团”，把革命的搏斗舞台看作是个人

的存在主义的自我实现的可能场所，而对于革命是否会获得成功，却很少介意。

萨特的这种革命观，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五月风暴”所作的描述和解释中。萨特是怎样看待这一场有上千万人参加的造垄断资本主义反的人民斗争的呢？他说：“按照我的看法，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归根到底，在街垒上造成 1968 年五月事件的那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他们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于他们，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得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七十自述》）。

显然，萨特的这种革命观，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观是迥然不同的。由于它不以夺取政权作为社会改造的杠杆；由于它没有在社会制度方面摧枯拉朽、推陈出新的内容；由于它反而提出了根本消灭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的无政府主义要求，这就使他憧憬的革命成为一种既不反映历史需要，也没有客观的宏伟目标，也不解决什么任务，仅仅是保证人们的起义精力有出路，使他们的决心、勇敢、忘我战斗精神有用武之地的儿戏。

萨特就苏联模式的官僚主义所作的批评和抨击，有一些确实是切中弊端的。但是，又必须指出，萨特在这么作时，又往往把苏联模式中的某些弊端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以致把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必要的组织纪律也笼统

地斥责为“压制”“民主”的“官僚主义”，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本身说成就是“把能动的和自主的集团同被动的集体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说成只能是“官僚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迷信的不可分解的结合体”（《辩证理性批判》）。

显然，萨特的这种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在性质上也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尽管萨特曾经向往过马克思主义，靠拢过无产阶级，但是在政治上，他毕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属于小资产阶级左翼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正因为这样，萨特在晚年，越来越频繁和积极地支持一些极左派的超激进主义乃至冒险主义、恐怖主义的活动和思想，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

有的人在评价萨特时，以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革命为比拟，说萨特“属于世界无产阶级”，也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不是什么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革命。

托尔斯泰显然不了解俄国革命，而且显然避开俄国革命。列宁为什么要把托尔斯泰说成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呢？

原因在于，托尔斯泰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修养的缺乏和革命意志的

软弱”①。

萨特虽然和无产阶级一起参加过一些斗争，但是，他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并不相同，他更没有象托尔斯泰反映1905年革命前俄国农民的思想情绪那样，反映过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那么，又怎么能够以托尔斯泰为机械类比，把萨特说成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呢？

列宁曾经把托尔斯泰誉为“伟大的艺术家”、“天才的艺术家”，但是，即使对于这样一个受到其高度评价的人，列宁也反对作不符事实的胡吹乱捧。当着有人把托尔斯泰奉为“公众的良心”、“伟大的良心”时，列宁立即指出：“这是自由主义者故意散布的谎话，他们想利用托尔斯泰学说中违反革命的那一方面”②。在我们今天评价萨特的时候，不是也应该学习列宁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吗？

归结起来，我们在评价萨特的时候，应该象评价其它历史人物时一样，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萨特“推开去”，和不惜任何代价地把萨特“拉过来”的错误作法，而对他作出符合于他本人的思想言行实际的公正评价。

二、坚持具体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言行，是包含有许多方面的。

①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全集》第15卷，第180、182页。

② 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3页。

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把握事情的一切方面，对事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具体分析，以求对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有人认为，从立论上、概念上、逻辑上去指摘萨特哲学思想的错误和矛盾，似乎是由于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学和哲学偏颇论断的影响，反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研究界所应尽的责任，却只是指出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

这里涉及到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大的方法论原则：到底是坚持具体分析呢，还是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只准说对不准说错？应当指出，上面那种说法作为方法论是极其偏颇不正的，因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只讲可取部分和合理内核而不讲错误和矛盾，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且以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为例。

列宁把托尔斯泰说成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然而，又正是列宁，坚持对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肯定其中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又否定其中一切必须否定的东西。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他一方面真诚地反对社会的撒谎和虚伪，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颓唐、歇斯底里的可怜虫；他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另一方面，又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罪恶；他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方面又鼓吹宗教这种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

列宁高度评价托尔斯泰对帝俄国家、警察和官办教会的强烈抗议，他对土地私有制毅然决然的反对，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揭发。然而，就是对于托尔斯泰的这些方面，列宁也还是坚持具体分析的态度。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①。

对于在其作品、观点和学说中同样充满着矛盾（虽然矛盾的具体内容和托尔斯泰的不同）的萨特，难道我们不是也应当象列宁评价托尔斯泰那样地坚持具体分析吗？

反之，要是极力回避、粉饰乃至不准指出萨特哲学思想的错误和矛盾，而一味地去宣传萨特哲学思想中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而且还把这种偏颇不正的作法说成是什么“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研究界所应尽的责任”，这岂不是在把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研究界，归结为萨特的一群非理性的盲目崇拜者？！

有人不愿谈论萨特哲学思想的错误和矛盾，不愿对萨特和他的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说什么“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极为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环境中，试问能保持一贯正确、绝对正确的究竟有多少？只不过萨特比较表里如一、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不掩盖自己的矛盾、不文过饰非而已，‘万能的上帝啊，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

①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3页。

地暴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这个人好！’”

应该说这是不同意对萨特进行具体分析的典型表现。就算“错误人人有份”吧，那也不能成为禁止对萨特进行具体分析的理由呀。更何况有没有错误和是不是掩盖错误，那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掩盖错误不等于没有错误，没有错误更不等于文过饰非。所以，用萨特对待自己矛盾、错误的态度为根据，禁止人们对萨特进行具体分析，是不对的。至于为此而要把芸芸众生召唤到上帝面前去，在和萨特相比之下，演出看谁敢说自己好的活报剧，那只是想给不准对萨特进行具体分析的禁令打上一个神学的烙印罢了，这对于反有神论者的萨特来说，只能是讽刺和侮辱。

三、用马克思主义去明辨是非

强调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分析，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不，在评价萨特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思想时，即使谈论的是他思想中的“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也还有一个用什么作思想武器去分辨是非的问题。

在这方面，研究一下列宁怎样评价、怎样对待托尔斯泰留下的宝贵遗产，同样是大有教益的。

列宁高度评价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揭发批判，说这种揭发批判怀着“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

然而，列宁在研究和接受这份宝贵遗产时，却首先指出托

尔斯基的这种批判，同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不同，揭示出这两种不同的批判的原则界限：托尔斯泰把千百万农民的抗议和绝望溶合在自己的批判中，而对于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来说，“他们是有东西要抗议的，可是没有什么要绝望，绝望是行将灭亡的阶级所特有的”，“绝望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进行斗争的人所特有的。现代产业无产阶级并不是这样的阶级”^①；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与现代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②。

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在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时，其着眼点就应当和托尔斯泰本人的有所不同，这就是说，“目的不在于使群众局限于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而在于使他们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处处依靠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和社会成就，把自己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新社会”^③。

显然，我们在今天评价萨特，研究和吸取其遗产时，也应当象列宁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明辨是非的思想武器，去鉴别萨特思想中有哪些是“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并且象列宁那样以推进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目标，去剖析和吸取这些“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

①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16卷，第331页。

② 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2页。

③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5—326页。

例如，萨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具有其“可取”和“合理”的一面，但是，由于他的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理论，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不能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上的，因而，就在原则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发扬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其“不可取”和“不合理”的另一面；同样，萨特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也确实有其“可取”和“合理”的一面，但是，萨特用以表现这种不满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却只是代表了那些看不清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没有力量同它斗争到底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也不能指出一条改变资本主义现实的道路，所以，它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也是不同的，同样具有其“不可取”和“不合理”的另一面。

用马克思主义来明辨是非，在评价萨特思想、研究萨特遗产时，显然应当看到它所包含的这样两个方面。反之，要是在分辨是非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那就只能混淆是非，造成混乱。

例如，有人认为，萨特哲学思想的可取的部分和合理的内核在于，这种哲学思想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创造性、主观能动性，显然大大优越于命定论、宿命论，它把人的存在归结为这种自主的选择和创造，这就充实了人类存在的积极内容，大大优越于那种消极被动、怠惰等待的处世哲学，它把自主的选择和创造作为决定人的本质的条件，也有助于人为获得有价值的本质而作出的主观努力，不失为人生道路上一种可取的动力，至于萨特所认为的世界是荒谬的，人是孤独的、痛苦的，人